翠袖乾坤

文潔華

# 見證者

我為今天的約會細意打扮，心裡猜想她也會否一樣。自從知道她從多倫多回港與子女共聚天倫，並相約了中學同學午膳，我便重新安排日程，為要與她相見。上次我們相聚，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移民潮，不敢數算別後的日子。

人的一生有多少個真正要好的朋友，有多少人真能在心板留下印記，甚至參與編寫了一段歲月的情調？

我跟她相識於深水埗往中環的渡輪，皆因我們穿着同一間中學的校服，彼此便不期然地走前打個招呼。我向來不跟人太過親近，但因為識於微時，她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的「孖公仔」伴侶。我跟她同級但不同班，同學圈子也不相同，但每天總會同一班船返學放學，偶爾碰不上面便很失落。

我們身高和體重都相若，但性情南轅北轍。她也喜歡文藝，但唸經濟，畢業後唸MBA，服務商界；我們的志趣更是愈走愈遠了。這點差異無損於我們的友誼，即使某個學期因為一個皇仁男生的出現造成了隔閡。我跟那個男孩說我跟她疏遠了，他竟然來了一句黠語：兩個人的關係不在性情是否相近，只在你是否真的珍惜。有一整年我們沒有走在一起，但原來我真的很珍惜。

中學畢業後她唸港大，我唸中大，但大學學業剛結束的六月份，我跟父親吵架，走投無路，跑到她家的門口，她收留我住了一個多月。我們每天一起看報找工作，很怕對方比自己先快一步。這段日子在我心上留痕。

我們重聚了，很高興她比我體胖。我着她坐在我旁邊，嚷着要拍照留念。我們說話不多，但心知道彼此是對方人生早期的見證者，友誼永固。

古今談

范舉

# 找尋黃金的秘訣

中國過去採金的理論，認為我國的金礦係依照生物發展進序在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各有一個成礦期，尤以元古代、中生代為主。每一個地質年代，地殼會出現劇烈的變動，地球內部的熔岩會把黃金帶到了地殼表面的地方，特別是火山噴發，火山內大量的硫磺變成了液體，好像一個提煉的機器，把零零碎碎分散的黃金，變成了集中的黃金礦脈。所以，每一個不同年代的古老地層，就是找尋金礦的重要標誌。其中較古老的綠岩帶型，就是找尋黃金礦希望所在。

金礦床類型分三大類，即較古老的綠岩帶型，以及沉積岩型和火山岩型。第一類的典型就是山東省膠東金礦，產金量一度居世界第五位，黃金集中，開採的成本低。找金礦的標誌是甚麼？就是要找尋古代火山爆發所產生的石英岩層，有機會找到了富集的黃金。如果那裡沒有石英岩層，又即砂岩，找尋金礦的專家就不會進行鑽探。

其他的第二類型沉積岩型，亦稱「卡林型」或「微細浸染型」以及第三類型火山岩含金量甚低。舊的理論認為：即使含有黃金，由於品位低、而且分佈相當分散，開採的石方相當多，但提煉困難，成本非常高，不值得採集。

中國以往沉積岩礦床的勘探發現，一般主要分佈在貴州、廣西和四川的松潘、南坪等地區，基本上印證了這種理論。石破天驚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勘探出的陽山金礦，卻被測定為品位高且規模大，黃金資源量逾三百零八噸，潛在經濟價值達五百億元，堪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類卡林型金礦！

現在發現：岷山山脈與西秦嶺山脈交匯處由於獨特的造山擠壓運動，沉積岩裡面有豐富的黃金。但是，要鑽探到四百公尺以下，才找到金礦，所以，勘探的成本很高，開採的成本更加高。中國過去六十年，由於生產成本比較西方國家為低，黃金的產量一直逐步上升。但是，中國的黃金儲量在世界上排行第九，即是說，中國並不是一個黃金儲量富裕的國家。所以，如果要增加金融儲備，特別是黃金儲備，中國就要付出更艱巨的地質勘探工作。中國未來的希望，就在西藏和橫斷山脈地區。這裡是古老的地中海的陸地邊緣地帶，有大量的古老的沉積岩層，不過，山勢高五千米到三千米，怎樣才能鑽探到五千米以下？這需要新型的工業技術，若果能夠發展出開掘五千米勘探洞的大型機器，等於是給西藏和橫斷山脈的地質做一次X光檢查，所有的礦藏的秘密就暴露出來了。所有有機會爭奪未來強國地位的國家，都在進行這一項競賽。

琴台客聚

葉輝

# 從小娘兒到珠江名花

繆蓮仙生於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廿三歲才考上秀才，其後科場失意，顛沛流離，只能靠教書、買文、編書維持生計，他自稱「留粵二十六載」，所編諧趣詩文集《文章遊戲》（後改編為《夢筆生花》）流傳甚廣，及至百餘年後，書話家唐弢讀過，撰寫《圍城》的錢鍾書也是這本奇書的讀者。

《圍城》第五章說到方鴻漸跟眾人從寧波去溪口，走過一段藤橋，「李梅亭用劇台上的低聲問他看過《文章遊戲》麼，裡面有篇《扶小娘兒過橋》的八股文，妙得很。辛楣笑說：『孫小姐，是你在前面領着他？還是他在後面照顧你？』鴻漸恍然明白，人家未必看出自己的懦弱無用，跟在孫小姐後面可以有兩種解釋，忙搶說：『是孫小姐領我過橋的。』……鴻漸的虛榮心支使他把真話來掩飾事實；孫小姐似乎看穿他的用心，只笑笑，不說甚麼。」

由此可見，記憶力超強的錢鍾書對繆氏所編的《文章遊戲》過目不忘。查《扶小娘兒過橋》乃清人無名氏所撰，據《清稗類鈔》所載「蘇州方言」，「扶小娘過橋，小娘，纏足之女也，過橋不易，須人扶之，喻事之須恃他人也。」這「妙得很」的八股文啟首曰：「有不憚扶持之力者，其愛惜也深矣。」繼而「承題」曰：「夫以小娘兒過橋，則竟過矣，而愛惜者恐其不能過此橋也，故扶之。」所謂「男女授受不親」，「以故男子由左，婦女由右，所以別嫌疑也。」

那倒是一場禮教枷鎖與香艷想像的心理鬥爭吧：「想其冶容誨淫也，送往迎來，每不惜相攜以素手；肩可比也，臂可交也，而翠袖殷勤，曲盡綢繆之態」；「想其舍己從人也，采蘭贈芍，亦嘗見於城隅；垣可乘也，唐可采也，而弓鞋滑膩，敢辭多露之行？」錢鍾書讀到這裡，大概不禁神魂顛倒了。

繆蓮仙以化名支機生所撰《珠江名花小傳》為十二名花立傳：繡琴、文采、大奚、亞柳、鳳彩、新嬌、瑞蓮、細妹、阿鳳、婕卿、阿富、李順娘，大多能詩擅唱，身世坎坷，真是我見猶憐：後被魯迅編入《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六篇「清之狹邪小說」：「唐人登科之後，多作冶遊，習俗相沿，以為佳話，故伎家故事，文人間亦著之篇章……自明及清，作者尤夥」。又有註云：「珠江（廣州）有支機生（繆艮）《珠江名花小傳》、周友良《珠江梅柳記》等」。

有說支機生未必是繆蓮仙，有可能是支機生撰文，再由繆蓮仙添詩加註，可惜年代久遠，無從稽考了，然而，繆氏也曾以本名撰寫類似作品，諸如《徐娘自述詩記》、《泛湖偶記》、《沈秀英傳》等，從文采對照細辨，敢信繆蓮仙即支機生。

支機生這個化名照出支機石，那是傳說中的織女用以支撐織布機的石頭，《太平御覽》卷八引劉義慶《集林》：「昔有一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以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云：『此支機石也。』」另據周密《癸辛雜識前集》引《荊楚歲時記》：張騫奉命尋河源，乘槎至天河，見一女織，又見夫牽牛飲河，織女取支機石予騫。

# 星星星星亮晶晶

百家廊

陶然

久居香港鬧市的水泥森林中，抬頭都是高樓大廈，黑夜中罕見星星。記得兒時在萬隆，晚上抬望眼，就是滿天星星。熱帶的夜晚，我常和弟弟妹妹跑到住家附近的草場上撲捉螢火蟲，裝進玻璃瓶子裡，帶回家去，熄了燈，觀賞螢火蟲一閃一閃地飛來飛去，玩瘋了，就乾脆張開蚊帳，把螢火蟲有限度釋放，看牠們在帳內自由飛翔。但到了香港，跟小孩子提起螢火蟲，他們睜大眼睛，甚麼蟲？我欲言又止，也解釋不清了；只能幻想牠們都飛到天上去了，變成了滿天星斗，猶在閃爍不已。但也只能是想像，都市繁華喧囂，我該到哪裡去尋回滿天星星？在當前的現實生活中，娛樂和體育成了人們生活中的兩大板塊，除了費達拿、拿度、美斯、C朗之外，地上明星嘸模多過天上星星。但是他們再閃亮，在我的心目中，還是遠不如心靈上投射的天上星星明亮。

那年中秋，剛來港不久，我獨自去維園，回程在電車上層瞥見高樓林立的縫隙中，一輪明晃晃的圓月旁邊有幾顆星星，就懸在天邊，一時之間竟發呆了，是星星，久違了的星星！電車叮叮噹噹前行，剎那間，城市的感覺又回來了。有一次去赤柱，巴士在彎彎山道上蛇行，翻山越嶺，當車子冒出海平面時，忽然在暮色蒼茫中見到一顆孤星，冷冷地掛在天邊，很明亮，那光芒彷彿照亮大地，讓我記憶深刻。有一回，公司組織去黃金海岸酒店度假，我們在天台上聊天，抬頭忽見星星，在市區難得一見，這時海風拂來，我似乎聽到晚潮澎湃，嘩嘩直響，讓我心神濕潤恍惚。

記得去年四月台北淡水的春夜麼，天就那麼暗淡下來，我們離開擠擁的商舖林立的商業區，走到捷運站左近的海邊小公園，寒風中遊人不多，前方有一對情侶緊緊擁抱着，好像在相互取暖。我們面對粼粼淡水河，它在靜悄悄流淌，遠處有燈火閃爍，抬頭不見月亮，只有幾顆寒星，高而遠地發出明亮的光。四周寂靜，車站前平台上有人在拉手風琴，是街頭歌手在表演《晚風》的旋律呢，非常配合此時此地的情調。

前年在峇里島，夕陽在海平面將墜未墜之際，我們奔走取景，匆忙間竟拍下它與海面接吻的剎那，這時紅霞滿天，映照半個天空，可惜星星還沒有蹤影，不然的話，那該是甚麼樣美妙的一幅景象！後來也是在峇里島的傍晚，看那天空彩霞變幻成龍，成蛇，成公雞，成猴子……就是沒有變成人形！但很快地，晚霞沒入黑夜裡，星星終於冒出來了！

那年在蒼山，五月間吧，黃昏時分看到一顆最亮的星，那是長庚星！朦朧中有人指點。

那時在萬隆，傍晚也常坐在住家前院的矮牆上，看赤道黃昏的風雲變幻。隨着自己的想像，看那雲彩十八變，牛魔王在前頭倉皇狂奔，孫悟空在後頭掄金剛棒窮追，結果呢？咦，都忘了，大概一切都是瞬息，電光火石，瞬息就是萬變，還沒來得及消化，一切就都消解在漫漫長夜，只有星星在眨眼，好像嘲笑我的幼稚可笑。但我卻懷念那時的無憂無慮特別天真，思維盡在《西遊記》裡面轉，滿腦子是七十二變好厲害，恨不得變成齊天大聖去大鬧天宮，唯獨沒有想到上了天，應該去看看星星如何閃耀？

你說鄂爾多斯草原夜晚的星星有多美，我從沒去過，竟無法體會。但同在內蒙的呼倫貝爾草原我是去過的，只是在白天，無緣看到星星，可惜嗎？是有一點；但也給補救過來了，因為我們到了中國的北極村，漠河。

漠河是讓人遙想的地方，冬天氣溫在零下35至40度之間，有人誇張地說，尿一灑出人體就立刻結成冰柱，還有人說別捂耳朵，一捂就會掉！那自然是誇張傳言，不足為信；但是也可以想像其寒冷了！好在我們去的時候是八月盛夏，那時分天氣涼快，但不會很冷，早晚還是必得穿上外套禦寒。日當正午，我們站在「中國最北郵局」前留影時，還恍如夏天，豈知到了夜晚，天氣就搖身一變，好像深秋來臨。我和詩人W穿上厚厚的外套，步出「北極莊院」農舍，抬頭仰望，夜空低低，一片湛藍澄澈，滿天星斗，銀河在望，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抓一把下來。我們看着看着，竟看得癡了。於是走到界河黑龍江畔徘徊，四周黑乎乎，江風勁吹。回頭走到村子小路，在路旁石墩坐下聊天，頭上頂着滿天星星。附近林間有燈火隱隱透出，遠處有一兩聲狗吠傳來，更顯得深夜寂寥。此時耳畔響起兒歌：滿天星，亮晶晶……

近兩年我重回我的出生地，萬隆儘管不像世界大都市那般，猛起高樓大廈，但晚霞甚至星星也都變得罕見了，那些荷蘭式平房叫我跌入童年記憶裡，不能自我。而在香港，鬧市偶然也還可以看到星星。那天清晨，天還正黑，路燈燃亮街頭，叮叮噹噹的頭班電車剛剛駛過，我在窗邊看到最大最亮的一顆星，立刻像被電擊一樣，呆住了。那就是啟明星，又叫太白星。它高高掛在天邊，預告天將大亮，讓我心中充滿了溫馨情懷。

■滿天繁星。 網上圖片

地上「滿天星」，是情人節主花玫瑰的襯花，乍看上去，頗似滿天星星圍繞，滿天星星飛上天去，綴滿整個夜空，就像漠河的星空繁星點點。但即使繁星似花，獨望也未免太孤寂了。這時，恍惚有心跳應和，或遠或近，側耳細聽，卻已經分不清是遠是近了。

杜亦有道

阿杜

# 偷運人蛇（之二）

當年金邊有「小巴黎」之稱，法國殖民了幾十年，中小學全法文教育，金邊來的青春女子小妓女全部學識法式服務，阿杜看中過一個修長嬌娥，十八歲會說粵語，「包銀」一百美元一天，「包」她四天晚晚在俺水手房內翻雲覆雨。白天在酒店吃完早餐就帶阿杜入銀白海灘戲水，晚上返船疲累不堪。四天後拖着半條人命開船，船長已經放話嚴禁藏「人蛇」，阿杜二千美元也不敢買此美少女阿娥，只有黯然而別。今日憶之金邊被越共入侵死人數百萬，那位阿娥當亦凶多吉少。

船上電燈匠不知如何偷看過船長室海圖，知道船會在三天後停泊昂船洲邊半日補給，此公居然有懵膽偷偷在錨鏈倉舊錨底，收藏起一位六千元買來的金邊女朋友阿娟，開船後偷偷叫吾等船伙省下口糧食水，悄運密艙給阿娟充飢，三天後果然船泊碇昂船洲半晚，電燈匠見阿杜江湖氣重，央求想辦法救她上岸。阿杜午夜爬繩落海招到一艘小漁船，說有個女仔由大陸偷渡來港，出二千港元求送她去筲箕灣暫寄三天，三天後電燈匠便會放船回港，按址尋人，到時再給二千元利是。

那時香港剛有廉署不久，海防移民局禁仍甚亂，我們船一抵日本橫濱，電燈匠即辭工申請放船回港，果然數天後被他在筲箕灣尋回阿娟，阿娟美媚無比，任何男人都一見難忘，電燈師傅就此幾千元娶來一個美妻。後來在灣仔租了間樓梯口小舖，「前舖後居」開了家電器修理店，阿娟看店日日生意盈門，小兩口相宿雙扶生了一男一女，都俊美可愛，我們舊船伙一放船都有去小店探他們，此亦是一幕人間小傳奇。今時今日此一家搬走去向不明，都成了俺航海生涯中最難忘之一頁。

演藝蝶影

小蝶

# 看劇規則和禮儀（下）

有些觀眾會在看演出時找尋膠袋內的東西。膠袋被碰到或拿着的聲音在劇院內所發出的音量比想像中大，騷擾性特強。一次，導演在演出前走到台上叫觀眾關上手提電話之餘更教育觀眾不要以膠袋發出聲音。雖然他所言甚是，但態度不友善，觀眾頓被無禮的導演得罪了。

台上演員教訓台下觀眾亦有另一例。最近一位嚴重咳嗽的觀眾不戴口罩便走進小劇場看劇，並且坐在第一行，伸手即可觸及演員。在那九十分鐘的演出中，他不斷用力咳嗽。我的朋友正好坐在他身旁，除了怨命之外，還擔心會被傳染。謝幕時，一名演員不滿地向觀眾表示他的演出被此人的咳嗽聲影響，叫觀眾以後若要咳嗽時，應盡量降低聲浪。我也試過在購了這個小劇場的票後慘被咳嗽折磨，只好放棄看劇，因為我不可以因為自己花了錢購票而影響演員的演出和觀眾的看劇情緒。還有，劇院空氣並不太流通，患了咳嗽或感冒一定要戴上口罩進場，不要傳染別人，尤其是要繼續演出的演員。

觀眾在演員謝幕時是有禮儀的。我每次看粵劇演出時總會駭笑，因為當台上的伶星在落幕後再次走到台上謝幕時，總會發覺台下觀眾已經少了一半！我很好奇伶星們會否懷疑自己在半分鐘前仍看到台下的觀眾到底是否真的存在。雖然我知道這是傳統，但這班戲曲觀眾以九秒九的速度飛奔離開的身體語言好像告訴伶星們他們真的不可以再忍受多一秒。舞台劇觀眾是要待演員們向他們致謝後才可以離開，偏是香港的導演或監製都有不完的話要說，愛在謝幕時繼續作十多分鐘的「另類演出」。我在幻想若他們遇上戲曲觀眾會有怎樣的收場！洋人則甚至會在某些演員謝幕時站起來以示讚賞，對表演者的支持方法與戲曲觀眾的反應形成強烈對比。

記憶後書

鄭政恆

# 十月香港

十月的香港，一過了中秋節，就感到微微的涼意，不用再開冷氣機。

十月，我講了兩場講座，分別是伊力卡山電影《偷渡金山》（又譯《亞美利加》）的映後座談和費立茲．朗與茂瑙座談會。在香港，如果喜歡看經典電影，確實不愁沒有活動節目；喜歡追看新片的，百老匯電影中心的香港亞洲電影節，又帶來許多選擇——我自己最想看金基德的《聖殤》、三谷幸喜的《搵鬼打官司》和阿巴斯基阿魯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東京出租少女》。

喜歡書、喜歡文學的朋友，一聽到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Adonis）訪問香港，就感到雀躍，在香港，我們可以跟世界級的作家詩人交流呢，雖然還是人家來的多，跑出去交流的少，也好像沒有多少人願意向外介紹香港文學，讓人家知道了解。還是回到本地去，十一月三到四日在兆基創意書院有九龍城書節，去年的印象特別好，希望今年再接再厲。我推介三號中午的活動「舊時代的新聲：梁秉鈞詩歌作品與回歸前後的香港」，梁秉鈞、洛楓、陳素怡和我一起談文學。

期待十一月，小提琴家Anne-Sophie Mutter來香港開音樂會，由原來的德伏扎克小提琴協奏曲，改奏孟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相信令普羅聽眾更高興，很快就一票難求了吧。十一月九日的太古「港樂．星夜．交響曲」是免費活動，今年移師中環新海濱，曲目中有幾首是我喜歡的，例如孟德爾遜《赫布里底》（芬加爾洞窟）和史密塔納的《我的祖國：莫爾道河》。

在香港，文化活動不少，我們可以看到外面的多元豐富的世界，但怎樣才能夠讓一切可以在香港本土紮根、開花結果呢？我一直思考這個問題，將來也會繼續。